文公之門故其莅官也爭寃獄不得輒繳納告身以求遠遷去官但循常調而不肯一闖權門以求速化隱然有儒者氣象焉至若讜之弟諒以廉吏見稱於文公誠以材略受知於孝宗子大聲知循州民呼爲傳父而祠之是又皆能不忝其父兄爲可羨也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終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一

禮紀

人物

名臣六

僊遊縣

王邁字實之自號臞軒居士父鑑擢紹熙元年第終古田主簿邁幼穎悟强記倜儻有奇節年十一二下筆已驚人既冠以文謁鄉先正傅誠嗟異謂他日必以文名世嘉定十年進士第四人授潭州察推再調浙西帥幹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謬元春怒嗾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再守泉州宋史本傳作守福州考其時世當是

再守泉州邁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屬德秀知貢舉邁為初考德秀以邁讀快見快凡予奪升降多咨焉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幣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校軍實窒邊釁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柰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病危在告謂陳瑢劉克莊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數月奮行簡再相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奸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于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人主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果如湯乎戚里果皆陰興乎此北司果皆呂强乎抑猶未也非欺天歟又言陛下厚權臣之恩而恕然于同氣之念此欺天之大者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改通判漳州會禋祀雷雨求言邁應詔略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

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絶攸熺
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之與寧考
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
廷莫知所知付遥想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
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于是臺官李大同劾邁交結
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
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福州
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
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名將有老不及用之嘆帝為以然有
危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
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為先時清之再相以左曹郎官召力辭以
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子
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潭人
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
然邁訐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
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出宋史本傳等書

論曰王邁立朝論事謇謇諤諤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也
至其為李宗勉所論而必稱其賢與徐清叟有遺言而終薦
其可用斯又有文彥博公平忠厚之風柰何扼于群小擯不
見用宋業之所以終于不振者豈可盡諉于天哉

葉棠字次魏顒之孫也以祖澤授承務郎累遷知邵武軍陛辭
奏事首乞法孝宗上問法孝宗何先棠奏孝宗二十八年之治

不出仁孝勤儉四字棠人物魁偉奏對詳緩上和顏納之遷太府丞丐外知台州紹定元年夏大水城幾圮棠冐疾風大雨極力防衛期與城相存亡而城卒賴以全選委屬僚之愛民者檢禾蠲放既及分又增放一分捐公錢遣官糴米浙西以充濟糴民愛之如父母尋擢浙東提舉明年九月台城陷于水朝廷以棠得台民之心亟發常平錢米遣棠措置振卹至即請于朝乞撥紹興府官會五萬貫米二萬石給濟仍乞放免本州茶鹽酒醋雜稅一年續有旨令棠兼權州事仍撥降安邊所官會二十萬貫儲倉米七萬石以助不給至于五縣冬苗夏稅盡數蠲放上供諸色綱解並與住催乃分遣僚屬選委寓公隨鄉煑粥以活饑餓優用資遣以撫流移既告糴隣郡以濟急缺復招誘客販以備接續拯救尫羸埋瘞遺屍病患者施藥治療露居者資助蓋造於是重築城堤堅牢高厚越越歲再水莫能衝突台民德之迺相率立二生祠繪像以祝其壽朝廷嘉之增二秩直寶謨閣兼權紹興府浙東安撫提刑未幾除本路提刑以金部郎官召會山陰謀帥廟堂將有啓擬上曰棠棠在浙東甚鎮靜無以易之進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充浙東安撫使要地有不相樂者乃屢上祠請改知太平州未幾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丞相杜範舊有相知之雅以將作監召命下而歿自號萬竹子彥昞歷司農寺丞知邵武軍出僊谿志棠大有字謙夫顒之從曾孫也以春秋應紹定三年鄉試五年省試皆中第一授英德府教授大新郡學秩滿除國子錄輪對

上首以國計諸務為問大有歷歷指陳王音褒奬累遷秘書郎
出通判徽州召赴闕未久丁外艱服闋歷著作佐郎除正言
兼侍讀力辭上批擢卿言職出自朕意益殫忠藎自結主知猶
懇辭上面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乃拜命首疏論儲嗣紀綱人
材為國家命脉反覆數百言又乞救民饑寬民力遷左司諫奏
抑内降保直臣罷外戚授官因奏事乞歸上曰留卿主臺綱即
當異擢遷殿中侍御史奏今日根本之慮一曰惜名器二曰惜
財力三曰惜民命四曰惜天時不可以有警則畏無警則玩尋
監省試兼知貢舉遷侍御史因侍經筵御筆大書教忠等字賜
之周易徹講錫衣帶鞍馬及賜詩皆異寵也大有献備邊三策
薦浙東憲臣蔡杭可大任遷右諫議大夫辭除刑部尚書累辭

御筆云卿性質醇雅議論和平擢之大常伯職之大司寇所以
示優寵也朕之待卿有加無替大有力以母病辭除寶章閣學
士知温州上又批諭云朕之用卿以其中和又云朕之念舊難
釋眷懷大有不獲已奉母之官未幾丁母憂感疾終于家年四
十七遺表聞上為不懌者累日大有出入館閣言路凡十餘年
前後敷陳百二十餘奏皆士論所歸但其排擊程公許黄師雍
年子才諸人議者不以為然出僊谿志等書

論曰葉棠之典方州也兩救台之水患凡其鄉生歷死當為所
者為之必竭其力而州亦賴以復常則其於官守可謂得其職矣
葉大有之事理宗也荐歷臺諫之職凡其荐賢圖治所當言
者言之必盡其心而理宗亦褒寵有加則其於言責可謂得

其言矣蓋二君子皆丞相顒之諸孫也而其所以能若是者
其所由來也遠矣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其顒之謂歟

興化縣

薛利和字天益其先福之長溪人唐補闕令之之六世孫廷輝
爲百犬鎮將因家清源西里廷輝生鑾登宋太平興國五年進
士時軍治在興化縣而郡人登第寔自鑾始官至殿中丞利和
鑾之孫也第寶元元年進士歷知春潮韶三州累遷屯田員外
郎熙寧二年王安石議榷茶欲擢利和提舉廣東茶事利和作
詩謝之曰一路生靈陟頓負廟堂康濟豈無人君侯若問茶租
法請把茶租乞與民遂就常調通判廣州茶法卒不行後以中
散大夫致仕封河東縣伯卒年八十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子

五人皆由蔭補官縣倅字孝廣爲太學生獨心非王氏新經困
躓二十餘年終不肯作新進士語金虜犯闕生徒解散倅正色
昌言曰諸君平時蒙被教育今舍此將安之耶從倅留者僅三
人建炎二年從高宗幸維揚以思旨免舉擢第自大理司直遷
爲丞以獄空被璽書褒諭出知興國軍終朝奉郎累贈光祿大
夫從曾孫璨字卓然該貫群書文章雄偉如二鄭謂鄭厚并弟樵第紹
興十八年進士終永福主簿嘗著邊防十論及考古集珩字景
行少與弟璆力學相爲師友既而聯鄉薦珩紹興十二年進士
歷廣東湖北路檢法官疑鼎州鞠盜華五等非辜與憲臺爭不合
欲投劾去未幾辰州果獲真盜憲臺驚服交薦之凡四爲法官
平反全活者百餘人通判廣州知梅州以朝請大夫卒贈通議

大夫璆字景徐乾道二年特科出身監廣州西南道塲有鬻私
鹽至六萬斤者吏捕以告法當得賞璆嘆曰刑數十人易一京
官吾不忍爲遂諭吏以十之一聞官餘悉投水中死者皆得輕
坐終南恩州推官雜出何志等書
方次彭字公述階之族孫也父泳叔父洞俱以詩賦名天禧間
創義齋于虎蹲岡以來四方學者泳再領鄉書贈朝議大夫洞
三魁鄉貢嘉祐二年以三禮出身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仁宗
賜御札褒異次彭年十二喪父哀毀如成人悉以先疇付其兄
乃率二弟次皐次夔刻苦力學皇祐元年兄弟三人同預鄉薦
次彭登進士第調劍浦福清主簿遷合州參軍每與州將論辨
疑獄雖屢見折而氣不可奪改知長樂縣縣濱江有渡舟人嗜
利重載多覆溺者次彭始置官舟限以人數自是無患移知望
江縣時有爲盜所殺者尉捕其隣人鞫之獄且具次彭謂事起
無情命釋之尉力爭不已旬日果獲真盜改著作佐郎知海陵
縣歲大饑次彭悉心賑貸所活甚衆權知惠州移梅州首興學
校躬教導之梅人始知學登第者相繼秩滿士民乞留再任凡
六年兩被褒詔元祐初上章告老賜五品服以朝請郎致仕嘗
賦詩曰自顧衰齡七十餘腰間方爾佩金魚行囊羞澁知何有
床上兩封天子書卒年七十八贈中奉大夫次皐元豐二年特
科次夔熙寧三年進士俱授知縣次彭子六人長晞道治平四
年進士知晉江縣次原道次安道與從父公袞從祖師顏同登
元豐二年進士第原道官至龍川令安道官至鎮潼軍節度掌

書記次辨道次醇道皆以父任辨道古田縣尉捕盜有聲醇道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恃季深道宣和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孫十四人辨道之子車編脩會要所檢閱官轉從政郎秘書省正字翼登崇寧五年第歷宗學博士知漳州有美政漳人德之官終朝奉郎醇道之子曅紹興十二年特科潮州推官鄭夾漈稱其文高於天下行高於鄉閭云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從政郎知縣主管台州明道觀深道之子綰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海豐縣歷官俸入悉以賙族黨之貧及女之不能嫁者嘗買婢得少所從師之女育之如已出擇名族嫁之曾孫二十九人銓以淳熙二年登第官至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少卿善詩文遷居于城左之提茶坊以提舉翼名後改坊爲銓立也今今曰方壺卷玄孫六十七人擢第者六人淙濯膺庇士舉果五世孫發六世孫雷作又相踵登科淙銓之子也嘉泰二年進士授鄱陽尉試秘書省校書郎歷知漳州遷廣東經略使官至朝奉大夫直煥章閣知泉州丐祠歸家有藏書閣淙子楷淳祐丙午鄉貢進士歷南劍州簽判官終朝奉郎尚書省架閣嘗捐貲重造尊賢里楊公橋家藏法書真蹟六百餘卷劉克莊爲跋凡四十首出方志

論曰傳不云乎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深言治國平天下者不可聚斂以專利也神宗時王安石議榷茶欲擢薛利和提舉廣東茶事而利和以詩謝不往且諷以茶利當歸之民此非知治平之道者能之乎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見聖人仁愛忠厚之至所謂好生之德也仁宗時

望江縣民有為盜所殺者尉鞫其隣人獄且具方次彭力爭而釋之其後果獲真盜此非有好生之德者能之乎至若利和之孫倞從曾孫璨珩璆次彭之子辨道醇道孫翼曅綰皆知名當世其他掇科登仕者尤夥歐陽文忠公所謂文行不失其世守者吾于二君子之後見之矣

姚宗之字元仲縣郭人也早歲以文學為鄉先生鄭厚所稱許第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吉州司户參軍諸司知其才交章論薦乾道五年擢國子學録稍遷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請禁援例陳乞之弊惟一遵成法進將作少監輪對上言三事一論今日法令貴嚴而不貴寬制度貴質而不貴文任相貴遠業而不貴其細謹用將貴成功而不貴其無過試人貴職事而不貴其空言謀事貴十全而不貴其欲速二論節度之官祖宗未嘗輕授今之將帥爵極欲滿一旦有事閫外處高堂大厦者難于行陣驅馳溺歌童舞女者難于士卒甘苦願陛下以奔走豪傑為用將之術無極其爵而滿其欲三論國家方經略中原泛使必時遺遣焉用非其人徒命耳乞特置奉使一司選擇堪任者儲之以備緩急之用上稱善再三左司張栻兼侍立官聞其奏對語稱其議論剴切有古争臣風宗之以親老求外遂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復改東浙嘗承詔覈寔常平米因建言平糴廣儲乃所以賑貧乏捄水旱而追呼箠簁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或至于召水旱昔號為仁政今轉成弊法願以新易陳每歲兌易支遣庶幾寔数常存以為荒政之備上可其奏移江南西路提

點刑獄以母老請祠便養未遂而母卒宗之尋亦卒年五十有六宗之剛方廉直事親孝與人忠嘗與時宰書以為鱗次沓番蠅頭細字謬為恭敬去忠信逾遠頗以此取怒于人宗之略不之卹有戚里進位樞筦慶者盈門而宗之獨未嘗至每語人云事惟公故明惟勤故敏運使方崧卿稱其言可以為蒞官之範子榘建州錄事參軍粢潮陽縣尉出游洋志

薛元鼎字叔雲祖蕃宣和三年特科元鼎幼警敏四歲日誦論語數百字十二三歲能屬文鄭厚嘗命之為文嘆曰此郎學根于道後來之後俊也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惠州教授以母老請祠除太學正改承事郎除宗正寺簿遷國子監丞兼權戶部左曹郎官轉對上面諭之曰聞卿頗留意職事民戶詞訟一一料理書生能如此可喜也元鼎奏謝進陳民事利害劄子五上上又曰卿不惟留意職事議論亦自疏通翼日有旨薛某留意職事昨日輪對觀其議論不似閩人遷秘書丞除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是時泰安在東宮泰安光宗為太上皇所居宮名元鼎講解卦大象泰安首肯之喻元鼎力援更迭之制乞先外補踰年除提舉浙西路加直秘閣上喻元鼎曰以卿勸講東宮勞甚特畀道山寓直之寵被旨相視太湖元鼎親御舟沿江上下盡得江流曲折壅遏之狀奏開運河五十四里為公私之便役成轉朝奉郎元元鼎曰吾以利民耳豈敢以勞希遷乎除戶部左曹郎官時有長戶部者献貢籍之說元鼎被旨往秀州欲以一州歲計綜覈其贏縮以為天下平平諸公皆難其行議者以為此法果行民

受其病元鼎至秀則還以其所詳究本末源流敷奏曰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於是上可其請曰卿真才而物議亦愈歸重頃之除吏部尚左郎官遷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上益嚮用之而元鼎復求補外上曰卿何故求去元鼎對以母老上曰朕方欲用卿母老必須有福由是不敢言五年暫兼權給事中一日直前奏事上云卿真直諒多聞甫自浹有母之喪上聞嘆惜曰朕方欲大用之即遣中使傳宣有仰薛某節哀自衛以俟他日擢用之語異眷也元鼎護喪歸將及境以病卒有講義并詩文集藏于家出事述等書

論曰姚宗之獨不賀戚里之進位樞筦者此可見其有定見定力也蓋人之升沉榮辱皆有一定之命知命則有定見矣所見既定而守之不變矣則有定力矣以是而措之于事則富貴不能淫貧殘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孰能禦之哉薛元鼎被旨往秀州綜覈歲計贏縮以為天下準平而行貢籍之法元鼎还奏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其事遂寢則天下之民陰受其賜者多矣然其所以能若是者要之亦自有定見定力中來也

鄭僑字惠叔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之後也父宋禧贈太師祁國公僑少有大志初上禮部為舉首與兄萬卿同升及自太學再荐弟偁亦貢于鄉乾道五年廷試進士有司奏僑策居第二孝宗覽而異之擢為第一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歲洊饑佐帥守講求荒政凡數十事後以為法八年召對擢校書郎

用其言除江右稅所取明會米十萬斛轉著作佐郎兼國史實錄院屬官吏部司封介然以靜重自守不一至執政之門以左氏春秋侍讀講東宮為陳大義而尤拳拳于父子君臣君子小人之際請外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振綱剗弊不嚴而肅淳熙八年淮浙歲凶遴選常平官孝宗以淮東昔處宗室貴戚多不得人必擇一士為之僑方丁內艱未終禫而命下服除過闕闕奏事首勸孝宗責躬求言遂請米得四萬石以繼常平之乏既入境宣布上意令民皆知有恃以活而無轉徙之思倒廩勸分增廣諸郡舉籍循行州邑損益其未盡善而督課其不如法淮鹽賦入甲天下歲久積弊本錢益朘所負數十萬亭戶重困先之以身弊蠹自除踰歲所給累三百九十萬緡疲瘵以蘇濬治漕渠五百餘里凡所罷行一於便人利物孝宗詢知僑風績召欲以為言官數對宰輔問其來期僑以有妻之喪累丐祠主管仲祐觀未幾復提舉江東入為禮部郎中兼太子侍講天少雨應詔上封事孝宗以僑言面戒大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終喪之制僑與聯事者參稽古今以來求其當時孝宗在德壽宮大臣欲先表請还內又表請聽政者僑曰喪不離次禮也今雖不克如古詎可專以此請第以聽政為詞則意自及之矣除起居舍人館伴金弟弔祭使奏言陛下追復古制欲縞素三年而弔者不易服請詰之孝宗曰夷狄禽獸何足與爭僑至班荊館遣皂鞍青茵之屬往迓且令擯者難其吉服而弔又錄裴昭明事將示之孝宗追中使諭勿與校而止竟屈北使以紫鞍易

繡鞍云于是太子遂決啓擬三宮僚孝宗曰鄭僑自好故遷侍
從者皆罷兼職而僑獨以太子請留為左庶子尋又兼權給事
中適婉容陳氏父以墨詔遷官僑封還之孝宗為寢其命殿前
副指揮使郭棣交通殖貨朝無敢言僑因其進秩及于請數四
論格嘗直前奏事孝宗曰卿屢獻忠讜朕甚開納遷中書舍人
六押制勑悉由僑手訓詞有體天下誦之差充金國賀正使至
則虜主已寢疾其下匿不以告將入門宣徽使傳言感冒未能
視朝令使人就東上閤門進書于是館伴使十餘輩趣入僑捧
書屹立徐曰東上閤門臣寮進表章之地某等恭持皇帝書來
乃於此投進他日使還復命失職之罪首領不保不若死守以
全職分虜知不可屈即密告以其主病篤之意僑守益堅自朝
至于日中聲色愈厲久之宣徽使復來曰使人且歸館及暮復
遣吏怵脅且謂書不進何以得歸僑曰若固強我微軀且不足
顧何歸之云元日將昏傳命遣回至中山聞虜喪至境光宗已
受禪道除給事中入見光宗嘉奬他日從官同對重華宮孝宗
顧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兼侍講修撰實錄僑在門下諫
官左遷降胡建節隨龍人醫官內侍橫恩論駁不遺餘力疏姜
特立之姦罷添差總管除命權吏部尚書光宗曰卿在瑣闥所
論公正銓曹繁劇令以付卿進兼侍讀僑每以畏天進德孝敬
問學親君子遠小人開廣言路謹惜名器修政重令愛民節用
為光宗言光宗常嚮納之先是僑請更迭外任光宗不許曰潛
藩舊人宜在班列事有缺失得相裨補閱半載又一再伸懇除

顯謨閣學士知建寧府平決無留事以公使錢為下戶代夏輸而力請損諸縣版帳之太重者移知福州尤以簡靜致理罷義倉和糴之需減古田偏重之賦改知建康府過闕召見勞問僑舉時事之大而可憂者反覆以諫再命賜對所言益切光宗方虛副樞以待而僑竟以直不果留至建康久旱之餘歲仍不登講求荒政參以所宜蠲賦招商公私融廩所活甚衆召還吏部辭不允三上祠請詔復任以畢荒政進龍圖閣學士寧宗即位復以尚書趣召恨來之晚即日命侍讀尋知實錄院修撰日已旻再御書筵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僑登二府愈益感奮不市恩不干譽不立黨與不私好惡欲以清靜和平輔天子元默之治既而屢以疾求退寧宗亦屢諭留之又明年進知樞密院事選將練兵討論軍實謹防邊備操執紀綱法度以抑僥倖頃之復懇求辭位寧宗數遣使輒趣入詔有司毋受章奏又還所上劄子猶請不已寧宗手書牘尾曰忠誠重厚朕所倚毗累丐退閑殊咈眷意且面諭以將大用甫三月再上章求退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辭日寧宗猶示以復召之意僑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移知建康府僑先已兩上祠請及是還里固辭提舉洞霄宮三疏告老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僑孝友端重簡淡無他嗜好平生所為皆有常度故受知三朝見稱忠實或以僑常扳援韓侂胄指為韓黨云子守仁寅守正寅自有傳出事述等書

論曰吾郡自宋渡以後登宰輔者凡四人葉顒陳俊卿龔

茂良史皆有傳鄭僑獨無紀焉觀舊志所載僑之事行雖相業視前三君子不侔而論議設施亦多有可觀者或指僑為韓侂胄之黨蓋吳司業源于僑事述中及之他未有所見也然考之于史僑以紹熙五年十二月由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是時寧宗即位甫五閱月明年改元慶元進參知政事又明年進知樞密院事又歷年餘始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其在政府所與同事者若京鏜謝深甫輩皆附侂胄者也三四年間群奸植黨逐趙丞相汝愚及朱文公熹偽學之禁日以益急而僑居位泰然若太平有道之時未嘗出一言畫一策為諸君子地也縱非侂胄之黨而仕于斯時其亦可謂不幸也歟

宦業上

莆田縣

宋

潘慎脩字成德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仕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郎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脩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贊外累遷知湖梓三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

薦之命以本官直昭閣佖與直昭閣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
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
脩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其儒雅宜留秘府
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初寇
準數毁慎脩及準守鄧有告其不法者詔慎脩驗治乃密疏準
才堪將相所坐皆註誤不足罪時稱長者從幸澶州遘寒疾詔
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
脩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年草遺奏不為諸子干澤但以主
恩未报為恨上憫之録其子汝士為大理評事汝礪為奉禮郎
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道
書善談清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寔真宗一日

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
語及之且言慎脩温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奬之當時士
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
少之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宋史本傳等書）
論曰五季之亂迄于江南之亡凡六十九年中更六姓天下
臣民視去其君若過客之于逆旅其尤甚者如馮道歷事五
姓而不以為耻豈復知有君臣之義哉潘慎脩世仕江南入
宋復荐歷通顯雖真宗稱其温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然春
秋責備賢者慎脩可得而免乎史稱慎脩醞藉該貫置諸左
右啓沃尤多而舊志又著其奉詔驗治寇準之罪特為辨其
註誤又從而荐拔之此在慎脩非獨有不念舊惡之美且能

為國得人以輔成太平之治其功亦豈小哉予脩郡人物志
攷論慎脩事行而瑕瑜不以相掩者蓋欲吾黨之士以其善
者為法以其未盡善者為鑒庶幾所謂君臣之義賴以不墜
也

李欣字公愉後埭人也曾祖丹唐宗室蔡王蔚八代孫為虢州
刺史貶莆田令咸通十五年以金州刺史召還方被命卒葬松
嶺茅洋遂家于莆子崇校書郎梁改唐祚崇嘆曰吾寧能為劉
國師耶棄官歸欣其孫也第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階州推官
自知州以下皆坐買馬得罪欣獨免由是以清謹聞召對擢通
判耀州時關輔盜賊充斥欣陳討捕之策踰月悉平改知儀州
忽傳寇至民將避去欣登城顧瞻曰何狂寇敢犯我耶及探騎
至果渭州兵討虜還耳拜屯田員外郎出知解州久雨壞鹽池
欣善治溝塹課大羨詔留再任以屯田郎中知福州有善政民
繪像冲靈觀祠之歷廣東廣西京西轉運使始仁宗為太子欣
處師儒及即位賜璽書褒問除衛尉卿遷諫議大夫卒子八人
宗元宗閔相繼登第餘以奏補入官（禖出何志等書）

陳惟德字微之靖之孫也天禧中以靖任補太廟齋郎年十九
為長樂縣尉隣縣民有因鬬自服毒死子訟于官其尉檢勘與
鬬者已誣伏檄惟德覆驗惟德察屍色有異內白金釵於喉中
出之若傳墨鞠之果得所服餘毒于其家誣者以脫調富陽尉
授南京判官慶歷中以能吏改大理寺丞知雷州以公田歲入
數百斛還之官罷州採珠戶終其去未嘗取一珠遷太子中舍

知長洲縣以法繩豪貴并其子弟一無所阿縱改殿中丞轉國子博士知連州州之東湖舊例入州守為圭租惟德不取歲收其息以抵公帑之費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潭州道建州州守宴惟德建通判素易守坐上慢試詆之惟德規以義通判怒輒遣吏搜行舟得瑜石銅茶匙誣以遣禁下吏惟德言于朝不能直坐上書不寔奪一官英宗即位復遷虞部員外郎至神宗始直其事還所奪官以虞部郎中致仕卒惟德清謹剛介孝友儉約先疇多以賙諸父昆弟之貧者二子啓期啓宇皆擢進士第啓期官至福建路常平提舉贈通議大夫出方志

論曰李欣陳惟德俱涖官清謹所至有治績而欣陳討捕閩輔盜賊之策及料州民傳言寇至之妄則其智識亦有足稱也惟德辭圭租以充公帑百需之費讓先疇以賙諸父昆弟之貧則其行義亦有足稱也二君子位之所至不能無崇卑而澤之所及不能無廣狹然皆可謂不愧其官守矣

方慎從字惟之慎言弟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授秘書省秘書郎歷知弋陽懷寧同安懷安導江蘭溪六縣通判饒州荆南府知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改都官郎中以老歸卒慎從所至有德於民在導江日有楠木連理嘉禾九穗之祥重書褒異守漳日適慎言守泉州旌麾相望二州人榮之及再至漳人夾道歡呼曰吾父復來矣子諫臣侍慎從官于漳手斷合水孽蛟死漳人憐而祠之得封清水侯孫价初名儼熙寧六年進士大觀初知安豐縣用薦召赴都堂審察蔡京以价不肯私謁報罷復

知侯官縣已而掛冠里居二十餘年終曾孫禧為殿中侍御史
初愼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有留取清陰待子孫之
句至大觀中禧持節按蜀部學嘉父兄擁車誦愼從詩為賀族
孫旬紹聖四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歷提學舉廣東京西學事通
判建州時劇賊范仙桂嘯聚境內旬躬督捕揭榜許自新賊徒
殺仙桂以降移衢州卒贈中奉大夫有文集藏於家（禧出方志等書）

論曰方愼從為愼言之弟蓋亦難矣然考其涖官所至皆有
德於民而漳人至以父稱之要其平生操履當亦不愧於其
兄故能爾也孫价不肯私謁蔡京其（甘）循常調以去而曾孫禧
復接武仕途歷中外於愼從益有光矣

徐晞字仲齊冲晦處士復之子初仁宗賜復為大理評事固辭
不就因言臣子晞方舉進士即命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長溪海
門簿將樂尉咸寧令以母老請為武康尉未幾拜太子洗馬年
五十餘致仕居杭之萬松嶺閉門讀書天子推恩再召守國子
博士陞淮南運使授承議大夫累贈太中大夫元豐三年卒年
七十五晞為人質直清愼恬於分義最為士林所推重居官有
能名所至聽訟必逆得其情而下不敢為奸民多懷之（出郡守岳正所
脩志）

林深之字原叔系出晉晉安太守祿其後自晉安徙居莆之長
城至唐殿中侍御史讜又析居刺桐巷深之讜五世孫也擢熙
寧九年進士調松溪尉南劍州錄事參軍侍御史張汝賢察訪
閩部見建劍訟牒堆積委深之理之時他郡連起大獄追逮相

屬于道二州獨賴深之以免及為福建觀察推官其使無鉅細事一聽深之處裁恃之若左右手然改知下邳縣秩滿年六十以朝奉郎知開封府都廂致仕贈通議大夫子雱字德溥以父任補明州刑曹掾兼工曹及管檢法議刑時州守毛友治尚嚴峻雱決讞一無所狥友首薦之改秩歷知錢塘安吉二縣遷宗正寺丞通判福州適朝廷計僧口給食籍餘財輸戶部雱以閩地瘠民貧州郡多取辦寺觀若餘財盡籍戶部則州之歲計必歛於民即白府帥張澄乞以利害奏于朝自計口外餘財充歲計朝廷為止不籍而閩之民遂免橫歛終朝奉郎（出方志等書）

陳顯仁字藏用大卞季子也始自遷僊遊遷居莆田之浮山紹聖元年登第調古田縣尉大臣有知顯仁者以其文行可領袖諸儒遂除教授嘉禾士多成就兩除睦親北宅宗學博士累遷朝請大夫攝宗正少卿初大卞著萬言書未及上而終至是顯仁上其書不報屢乞外補宣和九年以直秘閣知潭州官至朝議大夫顯仁子遇建炎間紹入太學授南恩州推官歷福建安撫司帥鈐遇之孫作謀嘉定十年進士袁州教授作乂寶慶二年特科官至廣州吉利鹽場判官作乂之子薦魚咸淳四年特科調古田丞官至宣教郎三省架閣（雜出方志等書）

論曰徐晞之急流勇退林深之之聽訟明敏陳顯仁以文學居教職有作人之功三君子之才行皆有過人者至如深之之子雱莅官所至能舉其職斯又克世其家學者也

李德昭字子晉其先自會稽徙溫陵至許始遷莆之北郭德昭

之曾祖也德昭第崇寧五年進士歷兩浙提舉學司幹官攝本司事入為國子博士未幾除知和州朝廷議選常平官令赴闕親諭遣之諸路凡八人而德昭提舉廣東賜對稱旨留除度支郎官建炎初差知建州州卒三百人先屯廣州至是聞葉儂賊平徑還郡官疑其從叛或請殺之德昭力言不可而止三年叛將苗傅劉正彥敗走入閩韓世忠追獲正彥而傅逸德昭分兵守隘獲傅檻送京師時提刑林杞爭功朝廷不能決僅論功轉朝奉郎德昭尋謝病歸隱于北山築庵名待盡戒諸子毋得蔭叙占仕版陳俊卿列其事狀於朝而賞格竟不行後建人思之祠于白鶴山弟德暉字子光政和八年進士任陽江令出何志等書

論曰刑賞國之大柄也刑賞明則人樂於趨事而事必有終矣苟刑不當罪賞不酬功則人心解體而欲望其事之成胡可得哉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李德昭有獲苗傅之功而為林杞所奪朝廷卒不能明其是非僅施薄賞而已陳俊卿嘗為列其事狀上之亦竟不行高宗之刑賞如此其何以為國乎及其久也崇信回鶻斥戮忠良刑賞大謬蓋其所由來者漸矣恢復之功所以卒不能成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德昭因是遂飄然謝病以去亦可謂知進退之道者矣

蔡樞字子應父傅字永翁襄仲子旬之子也初襄三子旬旻皆蚤世襄卒朝廷録其子孫以傳守將作監簿時方二歲母劉氏撫教至于知書六經子史皆務貫穿志在學古務實因以養

母卒不遊塲屋而學行益力歷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奉親以歸著述頗多見藝文志兄橚字子强大觀三年與從父伷同登進士歷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泉州乃襄舊治橚為政得襄之家法人謂有祖風烈祖母白首康强父緑髮休官泉距莆四舍許安輿往來奉養珍厚人咸榮之官至朝奉大夫次即樞以政和五年同從父伸登第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史常安民在黨籍人多疏之樞獨事以師禮提舉湖南學事時殿中侍御史張所教授潭州未知名會所白事問曰時事如此度今誰可任國事者所舉劉安世樞瞿然曰自崇觀來禁錮元祐之學文字言語稍涉疑似者必置之法子為教官乃敢伸公論若是耶即薦所後果知名年四十五慨然嘆曰先公掛冠之年吾已過之時方多事其可無功冒寵乎丐致仕榜所居堂曰世隱宣和末興燕雲之師主兵者欲引樞為謀議官樞以書止之累官朝散郎守職方員外郎贈朝請大夫子頔孫師言敷言皆登第雜出何志等書

論曰甚矣蔡氏之多賢也自襄以忠清直亮為時名臣至其孫佃伷伸相繼第進士佃不屈於其從祖京伸不屈於秦檜皆風節凜然有足尚者傳學古務實緑髮掛冠傳之子橚樞亦相繼第進士橚為政得襄之家法樞居官禮賢薦士亦未中年致仕而樞之子及孫又皆以文學登第其他接踵仕途者尤未艾也古謂德厚者流光吾於襄見之矣

李持正字季秉少與諸父宗師馳名大學號大小李宗師政和

二年進士第二持正五年進士歷知德慶南劍潮陽三郡在南劍日適魔寇入州境諸將督捕急持正力爭以愚民無知戮其渠魁數人餘悉令歸業官終朝請大夫子三人皆以父任補官出方志

陳鶴字聞野曾祖嶠大理司直父嘉邵元豐二年進士知海豐縣累贈朝請大夫鶴少孤天資醇謹宣和六年第進士調海陽尉改奉議郎授建安丞秩滿轉承議郎惠州僉判惠俗僻陋士風不振守吳達老與鶴同志大興學校鶴親典教事執經者歲數百人鶴乃捐僉判廳所得鹽倉蘿頭利市錢置學田以增廩又表置學官自後文士彬彬惠之倡學實自鶴始轉朝奉郎廣州通判海寇猖獗帥遣鶴督捕鶴斂兵案示以無事俄而掩襲擒三百餘人兵官貪功請悉誅戮鶴原其脅從者二百餘人逾年以疾卒于官出方志又有游輔者字宗卿舉重和元年進士歷任宣教郎知潮陽縣值梅州猺賊起朝廷特除知梅州輔威名夙著比入境群盜斂迹遁去郡治肅然未滿以憂解官詔起復知象州卒出何志

許搏字公執以上舍生免省建炎三年特旨免廷試賜進士出身調泉州教授兼宗教未再歲以參政謝克家薦召對改承奉郎秘書省正字累遷監察御史檢察無苟憲臺倚重南渡後典籍文物十無一存歲當科舉故事無所於考欺偽者衆時以搏多所諳練特遷禮部員外郎搏辨決真偽士流清肅尋除知撫州移嚴州初宣和間嘗以事忤秦檜至是檜得政故丐祠遁迹

以宣教郎終時治郡方擴林廷彥亦有聲擴字端立登紹興二年第調保昌縣尉歷知閩平陽二縣部使者上治狀有旨增秩特授臨安府判求外補得知岳州條利害十三事以內治為急而後攻守之技可次第行之轉朝散大夫居官奉養如布衣時惟以周貧卹舊為急廷彥字朝美為人端慤不妄言笑本路類試第一登紹興二年第調連江縣尉改永春縣當官俸餘不入私室屬草冦倡獗代者辭難凡四書考百里梭堵民祠之歷建寧教授通判漳廣處三州轉朝請大夫知撫州雜出何志等書

歐陽直卿字溫叟四門詹之後詹泉州晉江人來莆讀書於靈巖精舍有別墅在福平山下後其子孫皆居於莆直卿父盼詳定司勑令所刪定官直卿少嗜學能屬辭以右迪功郎調劍浦縣簿張魏公出鎮福州檄直卿決長樂縣滯囚材之薦為惠州軍事推官白郡守以河源餘菽麥令輸送而海豐瘠土聽計直而輸之郡白之部使者歲率以為常自清漳以南山谷多剽鹵守將尸居龍川卒有警而他郡分屯者不即下直卿數走龍川面素數纖悉復歷阻隘見將校道勞苦自是多感慨為之擊賊遷海陽令丁母憂服除改知漳浦縣直卿素有能聲所至號為易治復求簽判惠州轉宣議郎通判台州賜緋衣銀魚卒年六十弟清卿紹興二年進士終建寧府教授出艾軒集

王悅字習之與晞亮同族第紹興十二年進士為人性直孝宗即位嘗召見極論不可講和上喜謂好議論遂除官歷國子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知衢州乾道四年七月因禱旱憂瘁而卒衢

民德之為立廟事聞贈直龍圖閣雜出宋史等書

王太冲字元邃晞亮曽孫也擢嘉定元年第為潮陽尉邕州司法參軍歷湖北浙東提刑司檢法官讞議務平恕不苟知吉水縣兵饉按産敷糴官不抑價巨室樂從以臺郡薦留詔改秩因任三考從桂帥趙師恕辟經略司幹辦公事會宜卒擬城叛以帥檄攝州事併力夾攻梟賊全城又攝邕賓容三州知化州始造城北浮梁以疾乞僊都觀除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又奏記時相極言之卒得詔罷廣東浮鹽知肇慶府以提刑趙師筐疏罷未幾後提刑楊大異帥方大琮為直其誣起為大理寺簿改大宗正丞輪對言陛下何不以太平責宰相以讜言責臺諫侍從以富强責主兵財者又言今君子屢招而不至得無有後漢魏仲英之嘆者乎漢書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桓帝時數徵其鄉人勸之行桓嘆曰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遂隱身不出除考功郎中以郎班對言括田榷契遣使興利非便兼禮部郎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條四事次言頃考大學秋試參詳省闈論體貴精圓而今麤疎策體貴明整而今繁冗賦亦引語録殆類方言宜有以變之理宗他日語大臣曰王太冲所論文體誠是以風聞罷奉祠除知汀州需次卒太冲性方而疎倜入奉親外與諸弟共之自少擅聲律多通古書惟以理學為質俚而非之有奏議等集凡數十卷出事述

劉克遜字無競克莊弟也以父任補官調古田令以救荒捕盜著勞績辟江西帥幹秤提令行奴有告主窖鏹者克遜曰不可

以訓累遷知邵武軍威愛並行除劇盜興教化改潮州初銀價
平每丁賦錢五百後銀貴加至四倍下教諭之曰縱得罪無恨
移泉州以疾奉祠克遜一生清貧尤工於詩葉適趙汝談稱之
弟克剛為泉州録參真德秀薦知沙縣後知惠州清儉治辦脩
弊起廢卒于官出通志

方應發字君節高祖漸南恩守藏書最當扁其書樓曰富文子
孫相傳為富文方氏祖其義縣特奏名官終梧州録事叅軍應
發幼孤感奮自立稍長有文名第淳祐庚戌進士授臨江軍教
授累遷宗學諭史館校勘差主別頭試時相丁大全有客客力
囑以子峻却之坐以言者添差淮東安撫司幹官召還除太學
博士董宋臣方用事應發與學官徐庚金等六人伏闕言之且

曰宋臣不死臣等無生不報補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召除國子
監簿復申前請語益峻切遷國子監丞秘書郎時賈似道為相
遣其幕客諷應發為文以獻壽不答坐以言者罷去起知潮州
適潮陽盜起應發急赴郡招撫皆帖服聽命黄岡寨官有罪必
使取賊首土丫頭來獻以贖召入除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國
子使司業出知漳州漳賊尤倡獗聞應發威名皆投戈效順吉
賊鍾先久窟漳之礬山及是遁去應發遂為定南寨於其地聽
民取利礬山不禁龍巖巨賊闕維石亦聞風遁汀界會除應發
江東提舉未行亟聞于朝劾戍將老繆者易之薦有威望者為
統制督兵以捕之雖為所擠坐劾予祠不為動卒成擒乃歸奉
祠里居而優遊石手挺諸賊方熾應發身任招捕傾困出帑廩

犒兵士登陴指揮悉就俘馘德祐初除國子司業累擢右文殿
脩撰出為浙東提舉景炎時爲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
明殿學士充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應發以文
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友仁恕恩意藹然當
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鄉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
廣宣撫繕守興化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
之司業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事述
論曰李持正陳鶴俱有平賊之功然惟殲厥渠魁悉宥餘黨
蓋仁者之用心也而鶴僉判惠州又能大興學校親典教事
以振起士風其尤知為政之先務者歟許搏當南渡之後典
籍散亡而獨於先朝故實多所諳練歐陽直卿為張魏公所
薦隨其所至號稱辨治游輔方擴林廷彥歷官郡縣各著聲
稱是皆一時之雋也王悅以禱旱憂悴而卒可謂切於愛民
者矣王太冲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以郎班對又言括田權
契遣使興利非便其知大學平天下之要者歟惟以理學為
質俚而非之則其於聖賢之學蓋未得其門而入者也劉克
遜以奴告主為不可以訓可謂知為政之大體矣方應發隨
所任使無往不宜其才行皆有過人者獨於宋室艱危之際
身為大臣不能死國而反勸為國死守者生降律之以春秋
之法則應發其能免萬世斧鉞之誅哉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一終